

□ 12
3131
3



孟子集註 四

12
3131
3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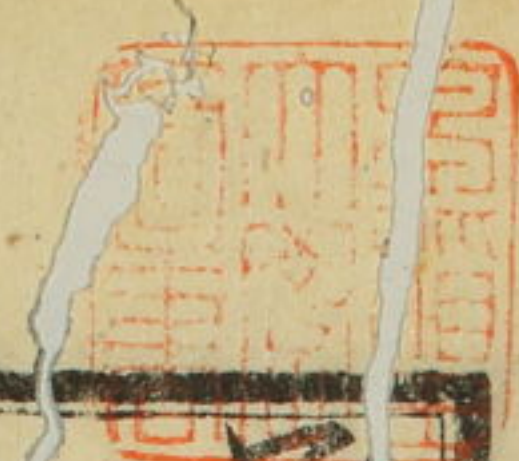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

天時謂時自支干孤虛主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五十二集



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

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

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之界一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使入來印寡人如

許二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朝，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

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孟子令勿歸，而造於朝，以實也。

五十一長生

王曰此セサヲ曰カ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
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
主息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
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
義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
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

王也

惡平聲
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
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口之區アセナ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
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
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同扶下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
俟履在外不俟言

五十一集

中口止似與此類
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
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
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
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
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
簞反長上聲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
是不足與有為也

大有為之君大有為之君也程子曰
古之人所以必待其人始致教者

樂音

情懷也少也或作嘽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
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
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
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
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
別有二三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
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
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分の如く所、古の臣たるべし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
之故不勞而霸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
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先從受學子師之也。後以爲臣之任之也。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臣之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
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
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宿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宿師不以趨定。孫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
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

百鎰

五十一

卷之三

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

贖徐刃反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

若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於焉

反虞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虞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乎情當於理而

孟子曰今日之受非也

今日之受非也

平陸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殺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戰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殺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養。之。也。物。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致其事。而

孟子集注卷四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而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

矣未可以言與

蚺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弟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

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力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吊於滕王使蓋

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

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

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

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扶治如字

王驩蓋攝卿也。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友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可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羨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也。以。已通。以羨。太羨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羨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羨。而。已。上。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且此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
校乎比必二反 校音效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
得之而又為有財也域曰為當作而
比猶為地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
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
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後物
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

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

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
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
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
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
仕為官也土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

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

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用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

智周公未之弑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

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使管叔不始舜之處。弟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諒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

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順猶遂也。便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中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程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

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次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新學陳曰。謙言得侯。留者同朝者皆是也。

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祿敬也。式法也。鍾何木也。

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

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白為卿，當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鄉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塵。

龍音塵。

此孟子引文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
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
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
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文
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
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
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
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
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
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
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
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
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
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
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
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

而卧。為去聲下同。隱於朝。

隱也。客坐。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

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

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

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

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

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

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

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言然則今不可考矣。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臣庶樂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
朴實，始好勇，好化，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
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
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以終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
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也。窮盡也。悻悻然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
民，倦倦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
之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
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
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
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所為之且於是而不得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

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與又在在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依地

曰非也孟子曰於崇吾得見見王退而有去志

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及於齊非我

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
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
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
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四



